



# 凝聚改革共识 不惧路险水深

□叶小文

究竟改什么,怎么改?可以百花齐放见仁见智,不可以各行其是互相扯皮,尤其不可以听任“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来“杂出其说以荡众心”,把中国引向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

【当下小文谈】

中国新一轮改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启动了。

改革之难,首先难在凝聚共识。

过去的改革从重在提高效率起步;新一轮改革既要提高效率也要促进公平,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过去的改革从让一部分群众、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破题;新一轮改革要从进一步均衡协调发展、根本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根本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拉大趋势、促进共同富裕入局。

过去的改革侧重于利益杠杆的撬动;新一轮改革要从整体增进人民的福祉,就必须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过去的改革多在体制外进行;新一轮改革则要克服体制内产生的障碍,尤其要超越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

过去的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新一轮改革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摸得着石头固然好,摸不着石头,只看见暗礁潜流漩涡,也得过河!必须识得水性,把握大局,顶层设计,稳中求进,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

突破相统一。

过去的改革,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解放和活跃了生产力;新一轮改革,则要深入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必然牵引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一系列改革。

过去的改革是在僵化封闭、万马齐喑中启动;新一轮改革必须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众说纷纭中出发。

古往今来的一切改革,首先都难在凝聚共识。“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毛泽东语),但张氏之长叹令人伤心:“海内志士,发愤搢擻,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意思是不知道变通就没有面对敌情变化制定相应对应之策的能力,不知道本原就会对名声和教化都产生怀疑。“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掬,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

时代不同了,今天在需要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上,全党全社会是有

广泛认知的。但究竟改什么,怎么改?可以百花齐放见仁见智,不可以各行其是互相扯皮,尤其不可以听任“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来“杂出其说以荡众心”,把中国引向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越是认识不统一,就越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把13亿人的改革共识凝聚起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当代中国改革的总纲领。它深刻剖析了我国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总能够凝聚全民族共识。要说中国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这应该是一个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凝聚改革共识,看我众志成城,可以无坚不摧,何惧路险水深。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 汉字的书写

□陈冲

如果说真有什么汉字的“书写危机”,倒是写好的问题更“危”一些,因为写对可以通过问一问或查一查——当然也可以通过短时间死记硬背来解决,而写好却需要经过持续的努力。

【文化杂谈】

央视搞了个“汉字听写大赛”。按央视的“官方”说法,它的名称应该是“汉字听写大会”,但“民间”往往称之为“汉字听写大赛”。从“表意”的层面看,这是央视这档节目在汉字使用上的第一个错误,因为从实际情形看,它确实是“大赛”而不是“大会”。其间其后,引起了诸多“热议”,然其议虽热,所议却极寡淡,诸如“汉字危机”云云,想当然耳,其实不着边际。依我看,这就是一档弄得很成功的电视节目,因为按我们的电视台的标准,收视率高就是成功。如果硬要往文化上拉,唯一能拉得上的,就是它反映了中国的考试文化已经如何地深入骨髓,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比赛要决出名次,正如考试要拉开分数,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偏题、难题、怪题。所以,赛到最后,拼的已经不是汉字的听写能力,而是死记硬背的能力。看着那些小选手居然能把生活中早已极少甚至不被使用的词语写对,这一点已经一览无余了。偏、难、怪到最后,是冠军决赛中出现了误判,把裁判也给“绕”或“饶”在里面了。更有意味的是,当这个误判被指出以后,裁判组矢口否认,还讲出了一通明明是强词夺理的“道理”。也不必“砖家”,稍有点汉字常识的人都知道,汉字非常讲究偏旁部首的“从”,从土、从木绝对是两大类,不可混用的,即如“矿”字从“石”不从“金”,得炼过以后才能是金属。假如我们也玩一回娱乐,比如模仿央视的“今日说法”(这个栏目早该改名为“今日说案”,是央视在汉字使用上的又一错误)玩一玩推理,那么立刻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疑点。那个被误判的字,按《咬文嚼字》编辑部的说法,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土字旁一

个从”。这种表述方式说明,电脑的字库里没有这个字!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测,节目的预案,包括题和答案,不可能是手写的,应该都是电脑文档打印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土”错打成了“木”,即电脑字库里备有的那个“枊”字。首先是难为他们想出了“鸡枊菌”这么一道错题并附有错答案,他们是从哪本词书上找到的?然后是更难为选手及其辅导老师竟为一道错题错答案准备了一个错到了一块的答案,他们又是用哪本词书准备的?这本词书,还有电脑字库,都害人不浅啊!

这跟汉字的书写已经没有一星半点儿关系了。

按我的理解,文字,包括汉字,就是表意的工具,那么汉字的书写就是对这个工具的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好的操作首先是要写对,然后是要写好。而如果说真有什么汉字的“书写危机”,倒是写好的问题更“危”一些,因为写对可以通过问一问或查一查——当然也可以通过短时间死记硬背来解决,而写好却需要经过持续的努力。看“大赛”中的小选手写字,除了少数例外,整体上,往往能把很偏、难、怪的字写对,却不能把很常见的字写好,比如我就看到有一个选手把“江”字写得很难看。他们的字往往能写得很工整,但也写得很僵硬,根本体现不出汉字的美感来。写对只是个“应用”,写出汉字的美感来才是“文化”。早几年听说,台湾人相亲时,往往会要求对方写几个字看看,当然不是看写得对不对,而是看写得好不好。虽然不能绝对化,但这个测试通常是有效的。观察一个人有没有文化,有没有教养以至他的性格,看他的字写得怎么样,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

电脑当然会对汉字的书写形成一定的冲击,但电脑不是一个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提笔忘字”是个成语,并不是电脑普及以后才有的,它指称的原是人类记忆功能中常见的瞬间障碍现象,最多是有了电脑以后写字少了,这种现象更容易出现。真正的问题是,写字为什么会少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严重影响到了书写能力?虽然现在大部分正式的文字写作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但在正常情况下,还是应该有相当数量的私人的、非正式的写作是需要手写的。情况的不正常之处恰恰在于,正因为我们受的是一种缺少文化、缺少教养的教育,过的也是一种缺少文化、缺少教养的生活,所以这种需要才大大减少以至于根本没有了。当通过鼠标点击“复制”和“粘贴”就可以完成很多畅销书和“重要讲话”的写作时,有朝一日我们敲键盘的能力也会出现“危机”的。

语言和文字乃“天下之事”,非“治国者”所能干预。它的产生、发展、演变、盛衰,有它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简体繁体之争,你当然可以发表任何意见,但如果你想让别人把你的意见当回事儿,就要着眼于对那个客观规律的认识进行讨论,而不是从你个人的观感出发,说哪个好便是好,说哪个不好便是不好。1500多年前建于北齐时期的响堂山石窟的碑刻中,就有“万”字和“无”字,并不是“萬”和“無”。还有拿“无心之爱”来嘲笑简体字的,劳驾您看看古人的碑帖,也不必大草狂草,就是行草甚至偏草的行书,有几个“爱”字把当中那个“心”完完整整地写了出来?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